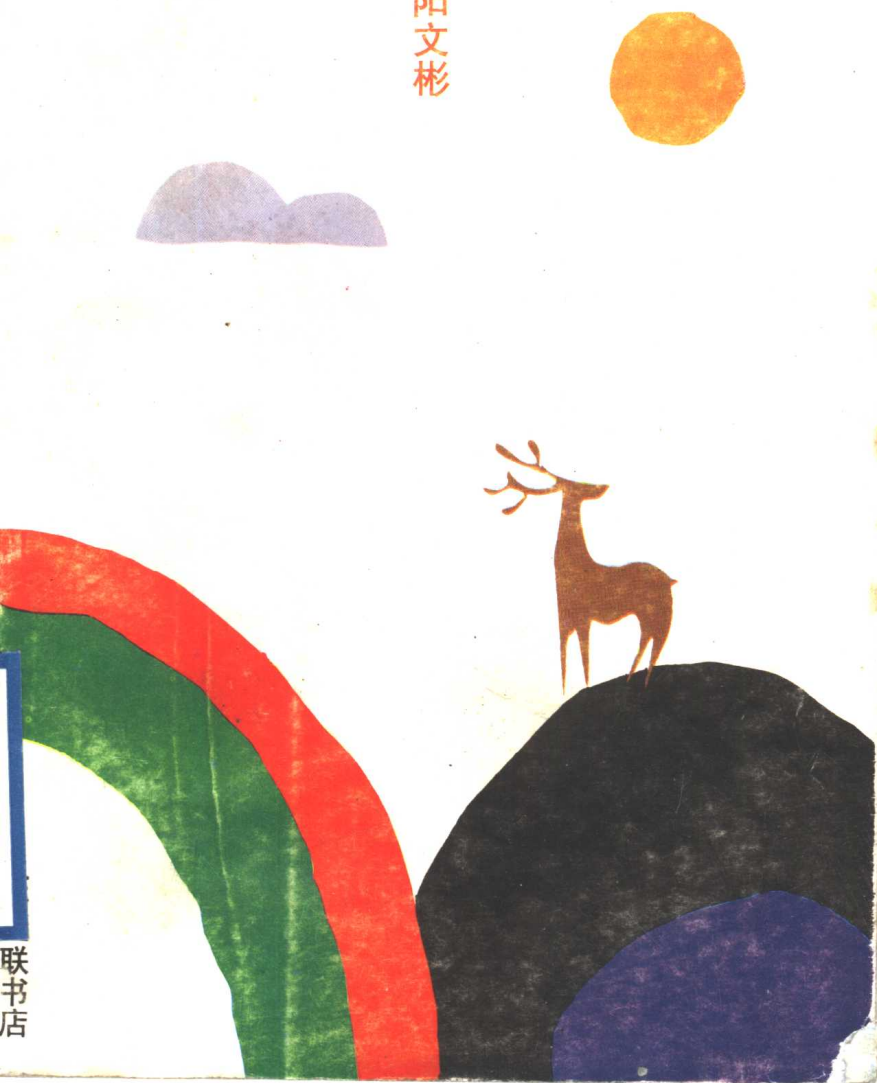


攀登 散记

欧阳文彬





攀登散记

欧阳文彬

上海三联书店

攀登散记

欧阳文彬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印刷六厂印刷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26000

印数 1—2000

ISBN7-5426-0279-9/I.63

定价：7.50元

人生像一座山，活着就要登攀。

尽管各人登上的高度不一，留下的脚印深浅不一，却都带有山间的气息和登攀者的汗迹……

目 录

登山路上·····	1
龙华古塔的青春·····	11
洞庭访茶·····	18
重访龙华塔·····	22
险滩风光·····	28
天心阁之忆·····	33
新义州,永远忘不了的城市·····	37
我们会见了英雄的朝鲜妇女·····	41
什么是英雄? ——记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们·····	45
英雄的朝鲜担架队员们·····	51
难忘的良师·····	58
叶老和《中学生》·····	62

她是我的爸爸.....82

我的书桌.....91

喜看新芽争茁壮

——读《萌芽》上的新人

新作有感.....95

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风格

——介绍《萌芽》的

5个短篇小说.....104

老将和小将的颂歌

——谈谈《革命不老》和

《天天向上》..... 119

紧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

——读《萌芽丛书》中3位青年

业余作者的短篇小说集... 126

夏丐尊和他的散文..... 138

浅谈触类旁通..... 165

《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 169

千里马时代的养鱼姑娘

——读朝鲜小说《旅伴》..... 173

《歌声》唤起的共鸣..... 177

惠嫂这个人

——《昆仑山上一棵草》观后... 180

女教师礼赞

——欣赏朝鲜片《女教师》…… 184

赞话剧《龙江颂》…… 187

他们战斗在南京路上

——看《霓虹灯下的哨兵》…… 196

《红岩》添新绿…… 200

在笑声中

——看徐汇区工人艺术团的

《伏虎》…… 203

朴实纯净 感人至深

——谈张瑞芳在《红色宣传员》

中的表演…… 206

小观众这样说

——关于青年演员任广智

的表演…… 215

花甲重举木兰枪

——致李丽芳…… 218

关于《在密密的书林里》…… 221

我是怎样写文艺评论的？…… 227

散文创作教训谈…… 231

登 山 路 上

我这是怎么了？两条腿沉甸甸的，就像两座搬不动的小山。遍体的汗水犹如无数小虫顺着皮肤往下爬，浑身的血液却一个劲儿朝上涌，冲得脑袋瓜子一阵阵潮热。脸上的热气给眼镜片蒙上一层雾幕，眼前一级级石阶在雾气中浮动、延伸，越过一座座山峦，蜿蜒通向天际……

多么纯净的天空，湛蓝湛蓝，像水洗过的一般。多么辽阔的天空，无边无际，像浩瀚的大海一般。我真想化作一只小鸟，自由自在地展翅飞翔。但鸟儿也有飞倦的时候。不管我是否情愿，总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疲倦了。

“倦！倦！”

这是什么声音？原来是树丛中传出的几声鸟叫。若是归林的倦鸟，何必声声啼叫？若是冲我而来，那又为了什么？同情，还是揶揄？反

正我不在乎。此番峨嵋之行，早已招致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抗战期间，我在四川工作3年，从未想过要游峨嵋。如今年逾花甲，倒起下了不远千里瞻仰名山的念头。好心的朋友有提醒我“年龄不饶人”的，有告诫我“不可逞能”的，也有表示赞许的，尤其难得的是小王，她居然自告奋勇，毅然陪我同行。

小王其实比我只小十来岁。但她的生活道路比较平坦，四十大几了还那么嫩相。由于她生长在上海，几乎没见过高山，所以对峨嵋怀有浓厚的兴趣。临行之前还热情鼓励我消除顾虑，殷勤表示一切有她照料。登程之后，她对我确实加意照顾，唯恐把我累着了。我也还争气，没有给她添麻烦。凭着一股冲劲赢得了同路人的一片赞扬。

从报国寺经伏虎寺登山，沿途景色秀丽，使人恍如身在画中行。到了清音阁，更是如入仙境，令人游兴倍增。不料再往前走，一路都是上坡，爬得人上气不接下气。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纷纷脱下毛衣，轻装上阵。坐在道旁歇脚的人渐渐多了。我一面大口喘气，一面忍受着心脏在胸腔内的猛烈撞击。透过雾气迷茫的眼镜片望出去，前边那一级级无穷无尽的石阶蓦地壁立起来，俨然是一架高不见顶的天梯，迎面挡

住了去路。我停下脚步，定了定神，寻思着：怎么办呢？

“歇会儿吧！”小王边喘边说。话音未落，已经跌坐在道旁一块石头上。用一块湿得能绞出水来的手绢擦着满脸的汗。

我何尝不想歇会儿？这会儿如果能让我躺下，哪怕是沼泽地或荆棘丛，我都会照躺不误，我似乎从来不曾这样疲倦过。

不，这样的疲倦并非第一遭。以前也曾经有过，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上中学时的事——

那也是在一次登山途中。比赛嘛，还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何况爬山比赛原就没有跑道，全看运动员各显神通。这次参赛的选手多半是身强力壮的高班生，像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初中生自然不能硬拚，只能智取。好在比赛的现场雨花台是我熟悉的地方，我知道有条道讨巧。谁知心急吃不得热粥，欲速爬不得陡坡。才到半山就累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发誓再不往上爬了。说得确切些，是没有力气再往上，宁愿认输了。

“嗨，你怎么站住了？加油！”

前边山坡上站着个小伙子，手里挥动一面小旗，哇哩哇啦直叫唤。

我白了他一眼，啦啦队就会耍嘴皮子，看人

挑担不吃力！你不让我站着，我还嫌不解乏哩！索性朝地上一坐。

“啊呀，你怎么坐下了？快起来！”

我把头一扭，心里嘀咕：你管得着吗？

小伙子急了，“你还是个运动员呢！不懂得剧烈运动之后不能马上坐下吗？”他扬起胳膊奔来，恨不得一把将我拎起。

我连忙翻身站起。他说得对，我不是不懂，是忘了，我向他投去感激的一瞥，只见他额上渗出一层细汗，稚气未除的大眼闪着光，说话像放连珠炮。

“前边没人，你是第一个。”

这倒有点出乎意料。

“真的！”他加重了语气，“我看得清清楚楚，不骗你。”

他的态度很恳切，不由我不相信。回头看看身后，也还不见有人赶来，至少在这条道上我占着优势……

“快跑呀！还等什么！”

小伙子比我还急呢！我一咬牙，又迈开了腿，尽管止不住一口一口地大喘气，毕竟一步一步地继续前进。

“加油！加油！”

直到我走出一大段路，小伙子的喊声还不

断地从身后传来，好比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躯体。

我终于登上了山顶。虽然只夺到个亚军，获得的掌声却远远超过了冠军。道理很简单。我站在身材魁梧的冠军旁边，简直是个小不点儿。因此赚来了观众的偏爱。我相信，在那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包含着小伙子的一份。我似乎看见，人头攒动的观众群中，有一对闪亮的眼睛，那准是他。掌声鼓得时间最长的也准是这个小伙子。我向观众频频鞠躬时，也把鞠得最深的一躬默默献给了他。

以后，我不止一次作过登山的梦。每当爬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前方往往有一个小伙子摇着小旗朝我招手……

我下意识地仰首眺望，搜索着明知不可能出现的身影。目前不是梦境，也不是比赛。哪儿来的啦啦队？

我收回目光，自嘲地叹了口气，旅游嘛，无非是好玩罢了，既没有对手，也没有输赢，爬上金顶夺不到锦标，爬不上去也不致于遭到淘汰。再说，我早已无复当年比赛的实力了。心里正打开了退堂鼓，忽听得前方山坡上有人嚷嚷：

“嗨，莫泄气嘛！洪椿坪就要到了！”

莫非真的来了啦啦队？抬眼看，只见一个

身穿红色运动衫裤的小伙子蹦蹦跳跳往下走，边走边嚷：

“再上一千级就是洪椿坪。”

“我的妈欸！”小王忍不住喊道，“一千级呀？我可是一级也爬不动了。”

我没有吭声，其实和小王抱有同感，甚至怀疑这楞小伙子在说反话。

转眼间，小伙子三步两步蹦到我们跟前。一张孩儿脸汗津津的，口气倒不小，“一千级算得了什么！”说着用手指指山下，“你们算得出吗？从山脚到这儿，走过多少级了？”

我心里一动，俯瞰来时的路，已为层层峰峦遮蔽，山脚被远远地抛在下边。小伙子的身影像一团火焰跳跃而去，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正在移近。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脚老太，刚才被我们超过了的，现在又不紧不慢地追了上来，像熟人似地招呼道：

“你们也是进香的吧？”

我摇摇头，仿佛带点歉意。也许是感到这样回答会让她失望，也许是因为刚才超过她时小看了她。她宽厚地笑笑：

“累了吧？不要紧。我活到七十多岁了。照样每年上金顶。”

老太太颠着小脚，颤颤巍巍爬上前边的山

坡，转身朝我们招手，“上来吧！我上得去，你们还上不去么？”

我心头一热，推推小王，“上不上？”

小王有气无力地说：“你上吧！我可是不行了。”

我发了狠劲，抬脚迈上一级石阶，又迈上第二级、第三级……迈到第十级，回头告诉小王：“爬上十级，就少了十级啦！”

这是一句大实话。我说得很认真，小王也听得很用心。看得出她一直在注视着我，听了这话还微微颌首。我继续朝前走，嘴里索性数出声来：

“11、12、……19、20。”

突然发现有人跟着一起数，原来是小王跟了上来。于是，两人同声数了下去：

“21、22、……49、50。”

我用手抹一把汗甩到地上，问小王：“要歇会儿吗？”

她也丢开那块失去作用的湿手绢，学着用手抹汗往地上甩，“走完一百级再歇吧。”

我们走完一百级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说：“还剩九百级了！”

接着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

“走！”

走完一百又一百。不知不觉又追上了老太太。她那饱经风霜的脸由于登山劳累泛起一层红晕，更显得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她见我们赶来，脸上笑得乐开了花。

“我说你们一定上得去。怎么样？”

我们不好意思撇下她，特意放慢了脚步。她却闪在一旁，让出道来，“你们头里走吧！”

“我们搀着你老人家一块儿走。”

“用不着！”她笑着摆了摆手，“我会赶上来的。”

告别了老太太，我们继续数着石阶朝前走。数的数越来越大，劲头也就越来越足。小王兴冲冲地说：

“这样走法，怎么不觉得吃力？”

“因为它催着你向前看，让你看到目标越来越近。”

可不是？减去一百又一百，一千级经得住几回减？

“洪椿坪到了！”小王一声欢呼，几个箭步登上坪地。

等我赶到，她已经披襟当风，极目远眺，沉醉在深山幽谷的鸟语花香之中，“一千级算得了什么！”她若有所思地复诵着小伙子的话，然后情不自禁地赞道，“讲得多好！要没有他这句话，

说不定我们会半途而废呢！”

我补充道：“一千级算得了什么！其中还包含着——一层意思：金顶海拔三千多米，一千级只不过是登山路上的一小段……”

“对！”小王接过话头，“洪椿坪并不是终点。我们还要前进，登上金顶。”

是的，要上金顶。但金顶只是峨嵋之行的终点，如同雨花台顶只是爬山比赛的终点。它们都将为新的目标所取代。真正的终点在哪里呢？……

小王显然陷入了深思。她在想些什么？也许和我一样想起了刚才邂逅相逢的小伙子、老太太？他和她都是登山路上的志愿啦啦队。老太太每年上山，小伙子的路更长。像这样沿途给素昧平生的过客鼓劲，受惠者该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在登山途中又会遇到多少不知名的啦啦队？想当年雨花台上的小伙子，现在自然成了花甲老人。他若有兴来游峨嵋，也会遇到新一代的啦啦队，或者自己再当一回啦啦队的吧？

小王陷入了深思。我不知道她还想些什么，只发觉她的眸子从来不曾这样明亮过。她又看到了什么？我顺着她的视线搜索，原来前边的山坡上，茂密的树丛里，正闪动着另一个朝我们

招手的身影——另一个素昧平生，但并非出乎意料的身影……

1987年7月